

# 大

Big Fish  
Daniel Wallace

# 鱼



[美] 丹尼尔·华莱士 著 宁蒙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Big Fish Daniel Wallace

# 大鱼

[美] 丹尼尔·华莱士 — 著  
宁蒙 —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献给我的母亲，纪念我的父亲。

大鱼 001

## 第一部

他出生的那天 005

他能和动物说话 008

亚拉巴马下雪的那年 009

前途无量 012

父亲之死：镜次一 014

河中的女孩 025

无声的魅力 028

驯服巨人 029

钓鱼 034

他离开阿什兰的那天 037

进入新世界 049

## 第二部

老妇人与眼睛 055

父亲之死：镜次二 062

伟大的初恋 072

神腿	074
付诸行动	075
打架	077
女婿上门	082
三份工	087
他走上战场	096
父亲之死：镜次三	100
我出生的那天	111
他眼中的我	114
他救了我的命	118
不朽	121
最强大的力量	123
他做了个梦	126

### 第三部

他买下一座城镇，不仅如此	135
结局	153
父亲之死：镜次四	158
大鱼	164

## 大鱼

在我父亲作为人的一生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一起驱车旅行。我们把车停在河边，走上河堤，坐在一棵橡树的树荫下。

几分钟后父亲脱掉他的鞋和袜子，把双脚浸入清澈的水流中，就这么看着它们。然后他闭上眼睛微笑，我有些日子没见过他这样微笑了。

突然他深吸了口气说：“这让我想起……”

然后他停下，又思考了一会儿。这时候他脑子已经转得很慢——如果还能算是在转的话，我猜他是想说个笑话，因为他总是有笑话可说。或者他会给我讲个故事，来纪念他的冒险以及英勇的一生。我想知道这到底让他想起了什么。是不是想起了那只五金店里的鸭子？那匹酒吧里的马？那个和蚱蜢的膝盖一样高的男孩？是

否让他想起了某天他找到却又丢了的那个恐龙蛋，或是那个他统治了将近一周的国家？

“这让我想起了，”他说，“我小的时候。”

我看着这个老人，我的老爹把他苍白的老脚丫浸在这清澈的水流里。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么一瞬，我突然真切地想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少年的样子——他面前有着完整的未来，就像我面前的未来一样。我从没这样想过。而这些影像——父亲的现在与过去——重叠了，他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狂野的怪物，同时年轻而苍老着，将死而又是新生的。

我的父亲成了一个神话。

第  
一  
部





## 他出生的那天

他是在四十年来最干旱的那个夏天出生的。太阳把红色细腻的亚拉巴马黏土烤成了灰粉，数英里内都没有水，食物也很少。那个夏天没有玉米或西红柿，甚至连南瓜都没有，一切都蔫在灰白的天空下。好像万物俱死：先是鸡，然后是猫，再是猪，接着是狗。它们就算死，也都被连皮带骨头地炖进锅里。

有个男人疯了，吃起石头，死了。十个人才将他抬进墓地——他太重了，另外十个人挖坑——土太干。

向东边看的人说，还记得那条滚滚的大河吗？

向西边看的人说，还记得泰尔伯特湖吗？

他出生的那天，像往常一样开始。太阳升起来，凝视着那座小木屋，屋里有个妇人，肚子大得像这个国家，为她丈夫摊了仅剩的

一个鸡蛋作为早餐。丈夫已下地去干活了，用他的耙子绕着一株盘根错节的黑色神秘蔬菜捣着灰。太阳明晃晃地使劲晒着，他进屋享用他的鸡蛋时用一块破烂的蓝色大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然后他把汗从手帕里绞出来，滴到一个旧锡杯里，留着待会儿喝。

他出生的那天，妇人的心跳短暂地停止了，她死了，然后她又突然活过来。她看见悬在空中的自己，她还看见她的儿子——她说他在发光。当她重新与自己合体时，她说她感到那里一阵温暖。

她说：“马上，他马上就要来了。”

她说对了。

他出生的那天，有人发现那个方向的上空有片云，带着点黑气。人们聚集起来观看。一个、两个，一下子聚了五十多个人，他们都看着天空，看着那片挺小的云彩飘近他们干涸而破败的家园。丈夫也出来看了。就是它，一片云。那可是数周来第一片真正的云彩。

镇上唯一没有看云彩的人就是那个妇人。她摔倒在地上，疼痛到窒息，窒息得无法叫喊。她以为她在叫喊——她就那样张着嘴——但是没有声音从那儿发出来，从她的嘴里。虽然她的其他部位忙活着，同他一起。他就要来了，她的丈夫去哪儿了？

在外面看云彩。

那也是了不起的云彩。根本不算小，实际上是一片很可观的云彩，灰蒙蒙的一大片，逼近干涸的田地。丈夫摘下他的帽子眯起眼

睛，向门廊下迈出了一步，以便看得更清楚。

云还带来了些小风，感觉不错。小风温柔地刷过他们的脸颊，感觉不错。然后丈夫听见雷声——砰！——至少他认为是雷声，但其实他听到的是妻子用腿踢翻桌子的声音，虽然听起来确实很像雷声——就是那样的声音。

他又向地里迈了一步。

“丈夫！”他妻子扯开嗓子大叫。但是太晚了——丈夫走得太远，无法听见。他什么都听不见。

他出生的那天，镇上所有的人都聚在他家门前的地里看云彩。起初很小，然后甚为可观，很快云彩就变得巨大，至少有鲸鱼那么大，里面闪着几道白色的电光，突然打在松树尖上烧着了，吓坏了地里几个高个子男人，他们耷拉着脑袋看着，等待着。

他出生的那天一切都变了。

丈夫成了父亲，妻子成了妈妈。

爱德华·布龙出生的那天，下雨了。

## 他能和动物说话

我的父亲善于和动物相处，每个人都这么说。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浣熊在他的掌中吃东西。他在地里帮他父亲干活的时候，鸟儿会停到他肩膀上。一天夜里，一头熊在他窗外的地上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他懂动物的特殊语言，他有这种能力。

牛马们也特别喜欢他，跟着他跑来跑去，用它们的棕色大鼻子蹭他的肩膀，还哼哼唧唧，好像特地对他说着些什么。

曾经有只小鸡坐到我父亲的腿上，并在那儿下了个蛋——褐色的小蛋。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 亚拉巴马下雪的那年

亚拉巴马从来不下雪，但我父亲九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白色的雪片连绵不断地落下，逐渐变硬，最终变成纯冰覆盖大地，根本铲不动。如果被困在暴风雪下面就死定了；如果被困在上面的话，也不过是死得慢一些。

爱德华是个强壮而安静的男孩，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是那种有什么家务要做、有个篱笆要修或者有头走散的小母牛需要找回来的时候都要和父亲顶嘴的男孩。雪从那个周六的晚上开始下，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爱德华和他的父亲先是堆雪人、雪镇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建筑，直到那天早些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场毫不示弱的雪有多大、多危险。但据说我父亲的雪人足有十六英尺高。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他设计了一种用松树枝和滑轮制成的装置。依靠这种装置，

他便可以自由地上上下下。雪人的眼睛是用废弃多年的旧马车轮做的，它的鼻子是谷仓的尖，而它的嘴——微微扬着嘴角，好似雪人在想着什么温暖而滑稽的事情——是从一棵橡树上割下的树皮。

他的母亲在屋里做饭。灰色和白色的炊烟从烟囱里袅袅上升，盘旋进入天空。她听到门外远远地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但是她忙得没工夫注意。她的丈夫和儿子进来的时候她都没有抬头，那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他们在严寒中汗流浹背。

“我们遇到个状况。”她丈夫说。

“嗯，”她说，“还用说吗。”

这时，雪还是不停地下着，他们刚刚挖通的门几乎又被堵上了。父亲拿起铲子又清理出一条通道。

爱德华看着父亲铲、雪花落，父亲铲、雪花落……直到小木屋的屋顶也开始吱嘎作响。他的母亲发现他们的卧室里发生了雪崩。他们意识到出逃的时候到了。

但是去哪儿呢？整个活生生的世界被冻成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一片。母亲把她刚做的饭打包，并收拢几条毯子。

他们在树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上雪停了，太阳冒出来，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徘徊着。

母亲说：“你是不是到时间去上学了，爱德华？”

“我想是的。”他说，什么都没有问。他就是这样的男孩。

早餐以后他从树上爬下来，走了六英里去他的小校舍。在路上他还看到一个男人冻在一块冰里，他自己也差不多冻住了——好在没有。他成功了。事实上，他还早到了几分钟。

他的校长正坐在一堆木头上看书。他能看到的校舍就只剩下风向标了，其余部分都被埋在周末这场大雪里。

“早安，爱德华。”他说。

“早安。”爱德华说。

然后他想起来——他忘了带作业。

于是就回家去拿。

真事。



## 前途无量

据说他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名字或长相，还有他们最喜欢的颜色。十二岁时，他就能通过走路时鞋子发出的声音认出家乡的每个人。

据说他长得太高太快，以至有一段时间——几个月？差不多有大半年——他必须待在床上，因为他骨头里的钙根本跟不上他生长的势头。每次他试图站起来的时候都会像一根摇摆的藤蔓，然后在地上摔作一堆。

爱德华·布龙很明智地利用了这段时间阅读。他读了几乎所有在阿什兰能找到的书——一千本书，也有人说是一万本。历史、艺术、哲学，霍瑞修·阿尔杰，他全都读过，甚至包括电话黄页。